# 阁楼上有灯光

牛传忠

机关里抽调干部赴基层，支援一线抗击新冠疫情。我们第一批队员被分配到市郊某街道。当日上午领受任务：对街道辖区内三千余家商铺的疫情防控情况，进行地毯式排摸，绝不放过一个疑点，绝不漏查一个人员，绝不错过一家商铺，一条条街道挨个过，三千家商铺逐户清，坚决堵住一线疫情防控漏洞，如战士披甲上阵，斗志昂扬。每天晚上回住地，一项重要任务，是对排摸情况进行严格细致的分析。

“昨晚经过某条路，发现某号门面房的两层阁楼有灯光。”一名队员反映，“白天排查时，这家商铺是关闭的，春节后就歇业，一直没开门。”

立即行动，我与同组另外两名队员披着夜色，迎着市郊夜晚的丝丝寒意，找到了那名队员反映的商铺。这是一家热干面饮食店，据说疫情前生意挺火。借着路灯光线远远看见，热干面饮食店的铝合金卷帘门，严严实实地拉下，走近了看到，卷帘门上贴着小告示：“遵照政府通知，疫情防控期间，暂停营业”，落款时间是春节期间，显然，这家店铺闭门已久。两层阁楼黑灯瞎火。

或许是这名队员看错了？我们三人原地举目环视，此刻，不到夜里10点，其他一些店铺星星点点地依然亮着灯呢，而这家商铺从下到上，寂静无声。

回住地吧。过了马路，无意间回望热干面饮食店，蓦然发现两层阁楼的灯亮了！我们三人如同发现“敌情”一般，疾步扑向卷帘门，“咣咣咣”一阵猛敲，一边朝两层阁楼喊：“有人吗？有人吗？”

“唰”，两层阁楼方才亮着的灯突然灭了。我们三人的心头一下子也暗了下来，立在卷帘门前不知所措，继续敲门，继续朝阁楼上打招呼，竟没有一点回音。真是怪事一桩，百思不得其解。这晚，我们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必须攻下这个“山头”，无论怎样得把情况弄清楚。次日早饭后，我们三人匆匆来到热干面饮食店，按照昨晚回去商量的方案，先做外围工作。隔壁店铺老板告知，这家商铺的老板是湖北孝感人，姓吴，楼下开店楼上住人。夫妻俩春节前回老家孝感，准备把两个孩子接来上海过年，哪晓得被新冠疫情阻挡，封在湖北一时出不来了。

“我有他的电话。”老板从抽屉里翻出写有热干面饮食店吴老板手机号码的纸头。我们如获至宝，旋即接通远在湖北孝感的吴老板手机。那头的吴老板几乎一口气把他堵在心里的话着急送到我的耳畔：他们夫妻俩本以为接上两个孩子，很快赶回上海的，他们被封在老家不要紧，留下年迈的老娘在饮食店的两层阁楼上，下楼不便，语言不通，临走时为老娘准备的荤素食物几近用完。每次与老娘通电话，吴老板听到的常常是老娘的哭泣声，千里之外的吴老板夫妇心急如焚。

情况摸清了，但需要解决的“钥匙”。一名队员去附近菜场采购了几包新鲜蔬菜，再来敲卷帘门。“阿姨，是您儿子让我们给您送蔬菜来的。”

不一会儿，阁楼上的窗子开了一个缝，一位白发老妇露出半张脸，警惕地打量着楼下的我们。

“看，给您的蔬菜。”我们扬了扬手提的袋子里的蔬菜。老人露出了微笑。事后得知，吴老板已经在电话里向她作了交代。“哗——”她丢下一串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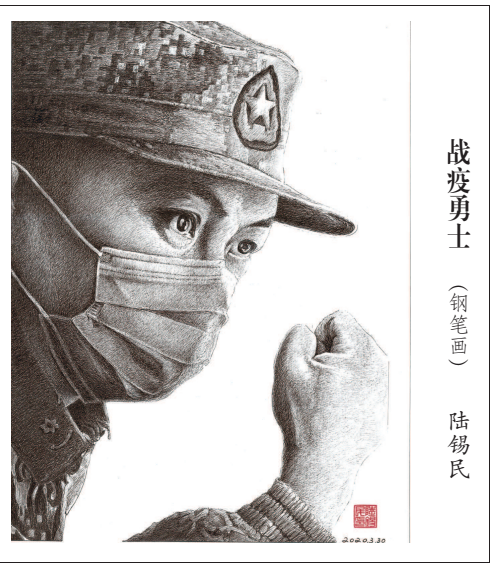
开卷帘门，上楼，吴老板老娘已拄着拐杖在门口等我们了。队员拿出备用的口罩给老人戴上，用额温计给老人测体温，正常。聊天中，从老人难懂的土话中得知，她有一个心结，担心别人知道她是重点疫区来的人，会被人嫌弃而另眼相看，因此，不敢亮灯，更不愿见人，每日在唉声叹气中度过。

“我们了解，您来这里已经连续住一年了，不属于来自疫区人员，不用担心的。”队员一句话让老人顿时扫去满脸阴云。

此时，社区负责人也上楼来，递上一叠口罩，热情地说：“阿姨，从今天开始，社区会有人按时给您送菜来的。您放心，这里也是您的家啊。”

两行泪水顺着老人的脸庞流下：“哦哦，谢谢，感谢你们这些好人……”

下楼，继续排摸沿街商铺。回眸热干面饮食店，阁楼上的老人推开窗子，正不住地朝我们挥手呢。



战疫勇士（钢笔画） 陆锡民

# 新南村的古牌坊

陈连官

以新场古镇的南山禅寺为坐标，往西南方向，穿过密密的桃林，一座残缺的古牌坊就耸立在新南村3组的田野里。

这座牌坊耸立得很久很久了，一直孤寂无语。那青石的质感里，一个向善凄美的故事，久久深藏。

据新编没几年的《新南村志》记载，这座牌坊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新南村的闻家宅，因为这座牌坊的存在，闻家宅这一带被称为牌楼圈头，一个故事也流传了很久。

牌坊刻有的残存字迹告诉我们，这是一座贞节牌坊，是为当地一名节妇所立。牌坊中柱正面刻有“节为女宗持风化者贞此”，背面刻有“立坊世来他年苦中长流”等字样，字体的残缺，牌坊构件的不全，并不影响这个节妇故事的流传。

这里上了点年纪的老人说，当时这座牌坊的前面建有一座牌楼，后面是一座三门四柱两檐的牌坊，上面都饰有顶冠。两牌楼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前后相距30多米。

牌坊后面有一座很大的坟墓，还有一排房舍，称为坟山屋。屋前的右面是条南北向河流，建有一座桥。牌楼遭年复一年的风吹雨打，侵蚀严重，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上世纪60年代，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牌坊残缺不全。牌坊前面的那座牌楼，在20世纪70年代搞土地平整时也被拆除了。

有目睹者回忆，牌楼地基打得十分坚实，埋有两块大的基石，每块基石下面有26根木桩。这木桩挖出来后分给了宅上人家，有人把木桩打成家具，使用后发现，做的马桶没有臭味，做的饭桶放米饭不馊。而那拆下来的石块成为宅上人家的“水桥石”了。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从世代居住在此的人们口口相传中得知，遗存的贞节牌坊是为当地一户沈氏女子而立。

早在南宋建炎年间，聚居于河南省黄河边的闻家祖先来到了新场定居，在这里开垦荒滩，繁衍生息。明万历年间，闻家的一个年轻男子与金家绣花铺的一个沈姓女子相识相爱，便择日成亲。成亲没多久，男子因大病而殁。从小受三从四德封建礼教影响的沈姓女子始终没有改嫁，勤耕纺织，孝敬公婆。

20多年过去了，沈姓女子孝敬公婆的举止被传到松江官府的衙门。松江知府得知后，便报至朝廷批准，为沈姓女子立一座贞节牌坊，以敬示后人。当时的南汇县令接到松江知府的传令后，便组织能工巧匠建造了这座牌坊。

相传，建造贞节牌坊前期十分顺利，但临到尾工时，牌坊的东南西北四个挑角只放上了3个，而朝南方向的一个挑角石匠放了几次都掉了下来，石匠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安放不上南边的那个挑角。石匠们查找原因都觉得手艺没有问题。当时，有个老人听了这件事，觉得奇怪，以为如果沈姓女子有半点不贞，贞节牌坊就立不起来。后来，老人经过调查，发现不是沈姓女子的过错，大家误会她了，便祭拜了神灵，求其开恩。这一拜果然灵验，当石匠再把挑角放上去时，就再没掉下来了，牌坊得以顺利建造完成。

这些传说，有与没有，现在无从考证了。

2017年1月25日，这座牌坊被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认定颁布为浦东新区区级保护点。

新南村的桃花年年盛开着，这座牌坊的遗迹年年孤寂地耸立着。

抚摸残存的构件，我感慨万千。这座古牌坊的故事或许很深长，它丰盈了新场的人文……

# 江 边

魏鸣放

江风，吹老了时空，吹不老两岸的绿。

昨日，我坐一夜火车，来到你的上游。今天，我沿江而下，到了你的小镇。

我不知道。此刻，你的家，在我的前方，还是在我的身后？你说，年轻的时候，你本可以离开这里，你可以走出山外。

此刻，我将自己的双足，浸入冰冷的江水。只因为你说过，你喜欢我离别的文字。

这就是离别的温度。

明人明言微语录

# 不要到临终才明白

安 谅

人生的很多感悟，有生之年应该真正从事的一些事情，包括人之爱，人之善，也许要到垂垂老矣，甚至奄奄奄一息、人之将死时，才终究明白，才陷入后悔，其悲其哀，比死亡更令人感叹唏嘘。生命将逝，梦已难圆。

故而生命途中的感悟弥足珍贵，悟而即行，在投入的践行中，点燃自己的梦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努力走向自己的宿愿目标，即便结果不圆满，至少也可减少悔意，向这世界呈现自己的诚心。

人生苦短。没有完美。唯有倾心倾情，尽力尽责，方可少些遗憾，多留情爱。

感悟要趁早，并且悟深悟透，这是千金难买。悟透了，才想得明白，看得更远，走得更实在。

苦难是感悟的催化。不要惧怕苦难，年轻是吃苦受累的本钱，回避苦痛，乃至游手好闲，是对这本钱的滥用和虚掷，也是对自我的轻贱。也不必忌惮生活的平淡。水波不兴，未必表明江湖中没有涌动的暗流；云淡风轻，于哲思者而言，一样可以窥探并悟出自然和生命的奇幻。

在苦难中思索，让生命自懵懂迷糊走向清醒顿悟。

乔布斯临终时说：“现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该去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梦想。”

人生拥有远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何必要将毕生心血都孤注一掷于财富的获取？当什么都失去了，只留下了钱财时，这样的人生意义就已注定匮乏了。被财富绑架了一生，还有多少喜乐可言？

爱生活，爱艺术，爱亲人，爱天地……那么多美好，却仅仅在财富的追求中，投入了所有的时光，这种得不偿失，是误将工具当作了圭臬。

醒来吧，迷失于钱财的人。当你以为拥有更多财富就拥有更多快乐的时候，更多比你贫穷的人，早已享有了比你更加快乐的人生。

七夕会

# 50后屏上遇见00后

肖振华

50后和00后之间有代沟，且不是父子代沟，是祖孙代沟了。沟渠两侧，风景各异，差异的不仅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也波及兴趣爱好、行为方式，若问这沟有多宽？宽到有时候连话语都听不明白。

孙女在读六年级，她和她的同学也玩手机，只是她的手机被安装了一个程序，每天只能看十分钟。就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她浏览微信朋友圈、同学群，还发些图片和文字。00后的微信50后常常看不懂，比如，孙女晒出她刚买的一条花裙子，说是“炒鸡（超级）奈斯”，阿娘（奶奶）想不明白，“炒鸡”是说裙子上的图案，还是说准备穿了裙子去吃“炒鸡”？那天晚上，孙女一人在家，阿娘发微信问：“晚饭吃了吗？”孙女回复说：“我叫了外卖了鸭（呀）。”孙女从小就不喜欢吃鸭的，今夕何夕，胃口大变？阿娘不放心地追问：“鸭你吃吗？”

“鸡同鸭讲”的一幕轻喜剧，就这样典型地在祖孙间重现。鸡鸭事情之后，阿爷开始关注起00后的微信世界。孙女的朋友圈有同学百余名，在这里，00后们通常用的名字嘉、轩、梓、涵等统统不见了，他们微信名大多是英文如“emma”、“bellaaa”，也有日文“はたけカカシ”，还有不知是拉丁文还是希腊文，恍惚一个地球村，五洲四洋共此时。既然不愿意以真名示人，他们也不会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或是卡通，或是动漫，宫崎骏的，二次元的。阿爷看了一会儿，头脑发晕，信息与身份如此严重割裂，不知道那么多的微信好友，他们是怎样相互辨认的？

在阿爷和阿娘这辈50后的同学群里，基本的操作套路是：早上图片问好，中午养生报料，晚上唱歌舞蹈，不时搂搂宝宝，常常晒晒美照。微信名是论证实名，头像是自己最爱的写真，货真价实，见字如面，点击开来，只管点赞便是。

00后们大不一样。他们课余时间有限，接触生活不多，微信稀疏，屏上有点冷清。不要看他们话语新潮，内容却是单调，要学期考试了，“祝我不要挂科，奥利给！！！”；晒出一袋蒟蒻，“粉了你好久，hhhhhh”；跨年的时候，“新的一年要来辽~大家都要好好的w”……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群里在玩发红包抢红包游戏，几元几角，你争我抢，hhhh（呵呵呵呵），不亦乐乎。

50后也有幼学时。那天孙女问阿爷，假如你们那时也有微信，会发点什么？阿爷突然联想到网上的一些段子，那个“东吴临战高层决策群”，把诸葛亮舌战群儒演绎得有声有色；还有那个“鲁迅的朋友圈”，让一帮旧时代的文人如徐志摩、沈从文、郁达夫、徐悲鸿等彼此调侃，令人忍俊不禁。阿爷阿娘这些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外傅之年正值“动乱”，那时候微信群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名字，老老实实地输入本名，建华、根娣、菊芳等，当然也有将绰号用作微信名的，如长脚鹭鸶、冬瓜、橄榄头等；头像，顽皮地放上一只弹皮弓……

孙女有点羡慕，“欧耶！天天没作业，好好睡懒觉。”是的，那时候天下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其实即便放了书桌，也几案萧然，无书可读。现在家里餐桌上、沙发上、钢琴上、床沿上，书册处处，天女散花，孙女他们微信群里晒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就是看不到晒书的。

祖孙两代的距离，有长达五十多年那么遥远。

长沟绕槛多佳处，小径穿花无尽时。50后阿爷，穿越代沟约见孙女，试着用00后语言给她发了一条微信：“亲爱的emma，抽空康康（看看）‘九十三岁的眼睛和四岁，竟是同一双眼睛？灵魂里，还是那看《史记》的孩子，深情而忧郁的青年？’奈斯哟吼。”阿娘说，这个她看得懂吗？阿爷说，至少不会“XSWL（笑死我了）”，她慢慢会懂的。

养育

# “老佛爷”

薛 松

对于刚到巴黎喜爱购物的游客来说，比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圣母院还看重的“景点”，是坐落在奥斯曼大道上的拉法耶特百货旗舰总店。商店名字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拉法耶特侯爵。时至今日，即便是法国人一提起这个名字，大都指的是那座富丽堂皇的商场，而由法语La Fayette演变成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音译“老佛爷”，被华人广为流传。

“老佛爷”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公司，被誉为“巴黎购物天堂”，店内提供的商品，从大众品牌到高端品牌，数不胜数。大楼共分七层，商场中央是色彩华丽的穹顶，美轮美奂，它见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展示着地道的巴黎风情。

趁太太与小姨逛商场之机，我登上主馆的顶层露台，俯瞰塞纳河、凯旋门、歌剧院，身在欧洲首屈一指的购物中心，意外收获了一份一览无余的视觉效果。

“老佛爷”是巴黎时尚文化的缩影和策源地，经久不衰，不仅因为巴黎有五都之称，即浪漫之都、艺术之都、时尚之都、花都、香都，还拥有世上所有名牌，尤其具有全球的消费视野和独到的时尚见解。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不远万里来到法国，通常不会再来第二次。对热衷于购物的游客而言，错过这次机会，就是错过了一辈子，所以中国游客络绎不绝，竟成了“千年”等一回的赶集。特别是在排队退税的门店附近，我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叔大妈阻挡，未免想起贫困时期争购口粮的情景，但两者性质大不一样。我以为这实在与旅游的初衷相悖。

“老佛爷”诞生于1893年，我国正处在清朝光绪年间，前后遭遇上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国破家亡。我国工业革命比列强晚得多，落后不免挨打。我们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从站起来，到走起来，至改革开放后的跑起来，努力追赶西方的几百年。

从“老佛爷”出来，我看见许多法国人开着本国生产的小车，不禁浮想联翩：这些车主把钱花在了支持民族工业产品上，那么，在“老佛爷”购物的同胞，是不是也要多多支持一下自己的民族品牌呢。